



列傳第六十九

儒林上

北史八十一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竒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族曾孫靈暉

馬子結

石曜

靈暉子萬壽

徐遵明

董徵

李業興

子崇祖

李鉉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惠

鮑季詳

邢峙

郭遵

張思伯

張思伯

張思伯

張思伯

張思伯

張思伯

儒者其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夫以篤父子以正君臣

開教化之本原鑿生靈之耳目者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

或汗隆而斯文不墜自永嘉之後字小分崩禮樂文章掃

地將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
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
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八百不以天下可爲士取之不
可以馬上臨之聖迹經猷蓋爲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
習舞釋菜于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
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元等而令
州郡各舉士學於是人多於儒術輿論文士安初詔
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一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
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
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
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外
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
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欽明稽古
篤好墳籍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
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集詞翰莫不
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宣武時復
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
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成故
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
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

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
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
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
校學所在無幾齊神武生於邊朔長於戎馬杖義建旗掃
清區縣因魏氏喪亂屬亦朱殘酷文章咸湯禮樂同奔弦
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於國學
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歊講孝經黃柏李郁說禮記中書
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
熙西遷天平北徙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違而儒雅之道遽
形心慮時初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魏和武定
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於
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
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竝大蒙恩遇待
以殊禮同軌云亡復徵中山張彫武勃海李鉉刀柔中山
石曜等遞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
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
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悞狠
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彫朽迄用無成蓋有
由焉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况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
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縱聲色之娛外多大

馬之好安能入則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傅之資終
無琢磨之實貴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括
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
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
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
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網踈闊游手浮惰入室而
九故橫經受業之侶徧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
入閭里之內乞食爲資黶桑梓之陰動逾十數燕趙之俗
此衆尤甚焉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
差逼充負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負旣非所好墳
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
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
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
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
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於
是求闕文於二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
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羣藝脩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
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嚮風明皇慕麻敷尚
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鈔重席解頤
之士間出於朝廷負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

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
燕公爲三老帝於是服衮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
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醕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
其後命輜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
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
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
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
魏晉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
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膺期纂曆平一寰宇頓
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
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數其萬乘率百僚遵
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整縣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
奧考正亡逸研敷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
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
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
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
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在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
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
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
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

已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
博極今古後生鑽仰所製諸經議疏摛紳咸師宗之既而
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
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
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
籍因此湮沒於煨燼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
皆懷攘竊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殖不學者將
落然則盛衰是較與亡收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與漢世
鄭玄竝為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書禮論
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
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竝為青
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
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
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
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
嗣所注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
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文
敬李鉉河間權會竝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畧
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彪義疏乃
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

通鑑書

雷

竝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雋田元鳳馮偉紀顯敬
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
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
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
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
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
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竝
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
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竝得服氏之精微又有
衛凱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爲通解又有姚文
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史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
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
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欽刁柔熊安生劉軌
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
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
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
易則鄭康成詩則竝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
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
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自魏梁越已下傳授講議者甚衆
今各依時代而次以備儒林云爾

梁越傳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博通經傳性純和魏初爲禮經博士道武以其謹厚遷上大夫令授諸皇子經書明元初以師傅恩賜爵祝阿侯出爲鴈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祿大夫卒

盧醜傳

盧醜昌黎徒何人也襄城王魯元之族也大武監國醜以博學入授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位尚書加散騎常侍卒於河內太守

張偉傳

張偉字仲業太原中都人也博通諸經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納雖有頑固問至數千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清雅非法不言太武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授中書博士累遷爲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又使宋賜爵成皇子出爲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并州刺史謚曰康

梁祚傳

梁祚北地泥陽人也父邵皇始二年歸魏位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靡習經典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恒有舊恒時請與論

經史群秘書中散稍遷秘書令為李訢所排擯退為中書博士
後出為統萬鎮司馬徵為散令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
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卒子元吉有父風

平恒傳

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也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為通官恒耽勤
讀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
之緒皆撰品第兩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
屢受改操徵為中書博士久之出為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
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飢寒後遷秘書丞時高允為監
河間邢祐北平陽故河東裴宗質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為著

大堪痛哭

作郎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
棄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廵舍側崗而哭不為營事婚宦任意官
娶曰此輩會具衰頹何煩勞我故任娉濁碎不得及其門流別
構精廬并置經籍於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
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
太和十年以恒為秘書令而固請為郡未受而卒贈幽州刺史
都昌侯謚曰康

陳奇傳

陳奇字脩奇河北人也少孤貧而奉母至孝齟齬聰識有夙成
之美愛翫經典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

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為搢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祕書省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祕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自葱嶺西豈東向望天哉雅性護短因以為嫌嘗舉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佞釐雅質奇曰佞釐何官也奇曰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內侍長竟何職也先是敕以奇付雅令銓補祕書雅既惡之遂不復叙用焉奇冗散數年高允每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及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

瞻何為與野儒辯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注論語孝經燒於庭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然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制昭皇太后碑文論石名字之美比諭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雅有屈焉有人為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旨及笞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異得寬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墜手破而歎曰吾不度來年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夢

星際塵脚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
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竒外生常矯之任歷郡守竒所注論語
矯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劉獻之傳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勃海程玄
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
書子載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
死其宜矣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寔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
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子
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及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

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旱魚之歎方
乃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莫
不高其行義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際
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由是弟子不能究竟

其說後本郡遍舉孝廉至京而還孝文幸中山詔徵

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
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四海
皆稱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
之著錄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於是議者辯其優劣魏
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諸生多有疑滯

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所上宗旨頗異舊義撰
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
并立章句疏二卷注涅槃經
而卒四子放古及古參

古脩古

張吾貴傳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也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竒
偉年十八本郡舉為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
受禮牛天祐受易以粗為開發而已吾貴覽讀一遍便
即別構之隔世人競歸之曾友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
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我今
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
吾貴詣劉蘭蘭遂為講傳三句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
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
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竒之而辯能飾非好為詭說由是
業不以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傳

劉蘭武邑人也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
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
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求講說其兄笑而聽之
為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

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為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故為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為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為國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患死

孫惠蔚傳

孫惠蔚武邑武遂人也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
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
儒肆有名於冀方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
書監高潛因相談薦俄為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問被敕
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問上疏請集朝士於太樂
共研是非祕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前問命惠蔚
與彪抗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彝常與游處每衣疏論
事多參訪焉十七年孝文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
熙憂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服惠

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孝文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沈滄滄朕常以爲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爲太祖孝文議定祖宗以道武爲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孝文崩將祔神主於廟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旣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黃門侍郎邢巒以爲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草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思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爲書以與光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巒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巒而巒理終屈彈事遂寢宣武即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宄從僕射遷祕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旣入東觀見典籍未周及閱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袞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卷目雖多全定者少請依前丞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旣多章策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詔許

之後為黃門侍郎代崔光為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
遷國子祭酒祕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三年追賞講定之勞
封棗強縣男明帝初出為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祿大夫魏
初已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為顯達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
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卒于
官贈瀛州刺史謚曰戴子伯禮龍封伯禮善隸書位國子
博士惠蔚族曾孫靈暉

靈暉傳

靈暉少明敏有器度得惠蔚手錄章疏研精尋問更求師
友三禮三傳皆通宗旨然始就鮑季詳熊安生質問疑滯
其所發明能鮑無以異也舉冀州秀才射策高第仕齊累
至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綽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
隨綽之鎮所為猖獗靈暉唯默默憂願不能諫止綽表請
靈暉為王師以管記馬子結為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奏
啓不合後主於啓下手詔云但用之儒者甚以為榮綽除
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從綽死後
每至七日至百日靈暉恒為綽請僧設齋行道齊亡卒焉
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世仕涼土魏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
官子結及兄子廉子尚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兗子
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贈詩陽揔為一篇酬答詩云三

馬皆白眉者也子結爲南陽王綽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
游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旣儒緩衣垂帽落或叫或
啼令騎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爲笑由是漸見親狎啓爲
諮議焉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善人亦以儒學進居官清儉
武平中爲黎陽郡守時丞相咸陽王世子斛律武都出爲
兖州刺史性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斂絹數千疋遺之
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縣官曜手持一絹謂武都曰此
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以外竝須出於吏人吏人之
物一毫不敢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曜著
石子十卷言甚淺俗位終譙州刺史靈暉子萬壽字仙期
一字遐年聰識機警博涉經史善屬文美譚笑在齊仕爲
陽休之開府行參軍及隋文帝受禪滕穆王引爲文學坐
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
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贈京
邑知友詩至京盛爲當時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上而
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拜豫章王長史
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卽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
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
官有集十卷行於世

徐遵明傳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執䟽然後敷講學徒至今沒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歛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說其僻也皆如此獻之吾貴又甚焉遵明不好京輦以兗州有舊囚徒屬焉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人間爲亂兵所害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侍郎李業與表求加策命卒無贈謚

董徵傳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河內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為四門小學博士後宣武詔徵入璇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後累遷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嘗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為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後以老解職永熙

二年卒孝武帝以徵昔授學業故優贈儀同三司尚書左

僕射相州刺史謚曰

子仲曜

李業興傳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蚪父玄紀竝以儒學舉孝廉玄紀卒於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易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逐羗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羗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

學徒太盛業興之爲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
候無不討練尤長筭歷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
縱於權貴不爲之屈後爲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爲校書郎
以世行趙匪曆節氣後辰下筭延昌中業興乃爲戊子元
曆上之于時屯騎校尉張洪盜寇將軍張龍詳等九家各
獻新曆宣武詔令共爲一曆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爲主成
戊子曆正光三年奏行之業興以殷曆甲寅黃帝辛卯徒
有積元術數亡缺又脩之各爲一卷傳於世建義初敕典
儀注未幾除著作郎永安三年以前造曆之勲賜爵長子
栢後以孝武帝登極之初豫行禮事封屯留縣子除通直
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孝武帝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溫
子昇竇瑗爲摘句後入爲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
奏令皇居徙御百度初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李業興碩
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戶所宜詢訪今求就之披圖案
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爲制詔從之於時尚書右僕
射營構大匠高隆之被詔繕脩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
屬乃奏請業興共事天平四年與兼散騎常侍李諧兼吏
部郎盧元明使梁梁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曰魏洛中委
粟山是南郊邪圓丘邪業興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异曰比
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

丘之處用鄭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業
 與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禫應用二
 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月也异遂不答業興
 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顧所制
 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也异曰圓方
 俗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
 自不見見卿錄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
 相矛盾异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孝經授神契
 异曰緯候之書何可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
 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异不答梁武問業興詩
 周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邵南仁賢之風繫之邵公何
 為繫業興對曰鄭注儀禮云昔大王王季居于岐陽躬
 邵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
 於鄴文王為諸侯之地所化之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
 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名為繫梁武又問尚書正月
 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言以
 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
 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為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
 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教仲
 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對

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
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
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辯析明問梁武又曰禮原壤母死
叩木而歌孔子聖人而與壤為友業興對曰孔即自解言
親者不失其親故者不失其故又問壤何處入對曰注云
原壤孔子幼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
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對曰原壤所行事自乾
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又問孔子聖
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錄
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比禮記之中乾有言教

又問 有太極極是有無業興對曰所傳太極是

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業興家世農夫雖學殖而

不改梁武問其宗門多少荅曰陸四十家使還孫騰謂

何意為吳兒所笑對曰業興猶被笑試遣公去當着被還

邢子才云爾婦疾願或問實耶業興曰爾大癡但道此

疑者半信者半誰檢看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神

武以業興明術數軍行常問焉業興曰某日某處勝謂所

親曰彼若告勝自然賞吾彼若凶敗安能罪吾芒山之役

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

以爾為本州刺史既而以為太原太守五年齊文襄引為

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宮行碁曆以
五百爲章四千四十爲部九百八十七爲升分還以己未
爲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曆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
分景度盈縮不異也文襄之征潁川業興曰往必尅尅後
凶文襄既尅欲以業興當凶而殺之業興愛好墳籍鳩集
不已手自補脩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
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深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
歸之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恡有乖忤便即疵毀
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無儒者
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

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業興二子
崇祖傳父業

崇祖字子述文襄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崇祖時年十一
論難往復景裕憚之業興助成其子至於恣閱文襄色甚
不平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崇祖申
明服氏名曰釋謬齊文宣營構三臺材瓦工程皆崇祖所
筭也封屯留縣侯遵祖齊天保初難宗景曆甚精崇祖爲
元子武卜葬地醉而告之曰改葬後當不異孝文武成或
告之兄弟伏法

李鉉傳

李鉉字寶鼎勃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蚰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友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並我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數百人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以鄉里易文籍來游京師讀所未見書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李同軌卒齊神武令文襄在京妙簡碩學以教諸子文並不以鉉應旨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之河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一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今一雅刪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辯天保初詔鉉與殿中尚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北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慕容懷文等草定新曆錄尚書平原王高隆之令鉉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宮文宣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卒特贈廷尉少卿及

還葬三人將送儒者榮之楊元懿宗惠振官俱至國子博士

馮偉傳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少從李寶鼎學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齊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吏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為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送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縣令每親至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脩一毫

張買奴傳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仕齊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卒

劉軌思傳

劉軌思勃海人也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師則故其鄉曲多為詩者軌思仕齊位國子博士

鮑季詳傳

鮑季詳勃海人也甚明禮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為李寶
部都講後亦自有徒眾諸儒稱之仕齊卒於太學博士從
弟長暄兼通禮傳為任城王潛丞相掾恒在都教授貴游
子弟齊卒於家

邢峙傳

邢峙字士峻河閒鄭人也少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初
為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
有儒者風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
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又宣問而嘉之賜以被褥

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年老歸卒于家

劉晝傳

劉晝字孔昭勃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伏膺無倦常閉
甚相親愛寶鼎

授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
墳籍便杖策入都知鄴令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為
其子博士恣意披覽晝夜不息還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
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
自謂絕倫乃歎儒者勞而寡功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
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

甘於文書不分文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齊駱
駝伏而無嫉媚書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遇傳
冀州刺史鄺伯偉見之始舉書時年四十八刺史隴西李
璵亦嘗以書應詔先告之書曰公自爲國舉才何勞語書
齊河南王孝瑜聞書名每召見輒與促席對飲後遇有密
親使且在齋坐書須臾徑去追謝要之終不復屈孝瑜即
位好受直言書聞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以出矣乃步
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編錄所
上之書爲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壁言蓋以指機政之不
良晝夜常憂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交州興俊令寤而察
書記之卒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似書云我被用爲興
俊縣令得假暫來辭別云書常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
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容止
舒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卒於家

馬敬德傳

馬敬德河間人也少好儒術負笈隨徐遵明學詩禮略通
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
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甚衆乃詣州將秀才將以其
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
送至都唯得中第請試經業問十條竝通擢授國子助教

再遷國子博士齊武成爲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爲
侍講其妻夜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超藜棘妻伏地不
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爲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
也後主旣不好學敬德侍講甚踈時時以春秋入授猶以
師傅恩拜國子祭酒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瀛州大中
正卒其徒曰馬生勝孔子孔子不得儀同尋贈開府瀛州
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彥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
講翻無封爵亦追封敬德廣漢郡王令子元熙襲

元熙傳

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兼長文藻以通直 詔文林館武

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帝曰馬元熙朕師之
子文學不惡於是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
和厚在內甚得名譽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

張景仁傳

張景仁濟北人幼孤家貧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選補內
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滎陽李超等
齊名文襄竝引爲賓客天保八年敕教太原王紹德書後
王在東宮武成令侍書遂被引擢小心恭謹後主愛之呼
爲博士登祚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在左右與語猶稱博士
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內官

位稍高遂爲其兒子取景仁第二息瑜之女因以表裏相
援恩遇日隆景仁多疾帝每遣徐之範等療之給藥物珍
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後敕有司恒就宅送御食車駕
或有行幸在道宿處每送步障爲遮風寒進位儀同三司
加開府侍書如故每旦須參即在東宮停止及立文林館
中人鄧長顥希旨奏令摠判館事除侍中封建安王洪珍
死後長顥猶存舊款更相彌縫得無墜退遂除中書監卒
贈侍中五州刺史司空公景仁爲兒童時在洛京曾詣國
學摹右經許子華遇之學中執景仁手曰張郎風骨必當
通貴非但官爵遷達乃與天子同筆硯傳衣履子華卒二
十餘年景仁位開府數賜衣冠筆硯如子華所言出自寒
微本無識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婦姓竒莫知氏族所
出容制音辭事事庸俚旣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在朝
謁之列見者爲其慙悚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之
勢坐致通顯志操頗改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宧高
門廣宇當衢向術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游自倉頡以來
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權會傳

權會字正理河間鄭人也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
妙盡幽微詩書二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仕齊

初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為館客甚敬重焉命世子達挈
盡師傳之禮暹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為諸王師會性恬靜
不慕榮勢耻於左官固辭暹識其意遂罷為舉尋追脩國
史監知太史局事後遷國子博士會參掌雖繁教授不闕
性甚儒悞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由是為諸儒
所推而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隣家晝
夜承聞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玄象
至於私室都不及言學在從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
可知不可言諸君竝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唯有
一子亦不授此術會曾遣家人遠行久而不反其行還將
至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吹雪
入戶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使追尋果如其語會每
占筮大小必中但用爻辭彖象以辯吉凶易占之屬都不
經口會本貧生無僮僕初任助教日恒乘驢其職事處多
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會獨乘一驢忽有二人一人牽
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迴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
由本道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前後二人
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
郭外纔去家數里有一子字子襲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
量先亡臨送者為其傷慟會唯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

武平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暴亡注易一部行於世會生平畏馬位望既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張思伯傳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也善說左氏傳爲馬敬德之次撰刊例十卷行於時亦爲毛詩章句以二經教授齊安王廓位國子博士又有長樂張奉禮善三傳與思伯齊名位國子助教

張彫武傳

張彫武中山北平人也家世寒微具兄蘭武仕尚書令史微有資產故護軍長史王元則時爲書生停其宅彫武少美兒爲元則所愛悅故偏被教因好學精力絕人負卷從師不遠千里遍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百數諸儒服其強辯齊神武召入霸府令與諸子講說乾明初累遷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武成即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王儼求博士有司以彫武應選時號得人歷涇州刺史散騎常侍及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爲侍講與侍書張景仁竝被尊禮同入華元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以景仁宗室自託於其親何洪珍公私之事彫武常爲其指南與張景仁號二張博士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

惺知彫武為洪珍謀主忌惡之洪珍又奏彫武監國史尋除侍中加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敕奏事不趨呼為博士彫武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議論無所迴避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譏切寵要獻替惟辰帝亦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彫武便以激清為已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彫武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長鸞等陰圖之及與侍中崔季舒黃門侍郎郭遵諫幸晉陽為長鸞所譖誅臨刑帝使段孝言詰之彫武曰臣起自諸生光寵隆洽今者之諫臣實首謀意善功惡無所逃死願陛下珍愛金玉開發神明數引曹誼之倫語其政道令聽覽之間無所擁蔽則臣雖死猶生之年因獻歎流涕俯而就戮左右莫不憐而壯之子德冲等從北邊南安王思好之反德冲及弟德揭俱免德冲聰敏好學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位中書舍人其父之戮德冲並在殿廷就執目見寃酷號哭殞絕於地久之乃蘇

郭遵傳

郭遵者鉅鹿人也齊文宣為太原公時為國常侍帝家人有蓋豐洛者典知家務號曰蓋將遵因其處分曾抗拒為

高德正所貴齊受禪由是擢為主書專令訪察中書舍人
朱謂為鉅鹿太守遵為弟子求官謂啓文宣鞭之二百付
京畿久之除并省尚書都令史建州別駕會韓長鸞父永
興為刺史因此遂相參附後擢為黃門侍郎被誅遵出自
賤微易為盈蒲宮門逢諸貴輒呼姓字語言布置極為輕
率嘗於宮門牽韓長鸞辭曰王在得言王上縱放如此曾
不規諫何名大臣長鸞嫌其率爾便掣手而去由是不加
援故及於禍

楊燧 校正

列傳第六十九

北史八十一

列傳第七十

北史八十二

儒林下

沈重

林深

熊安生

樂遜

黎景熙

冀雋

趙文深

辛彥之

何晏

蕭該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褚暉

顧彪

魯世達

張冲

王孝籍

列傳

沈重傳

沈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及左

氏春秋詔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
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後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
歎異之及即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魏平江陵重乃
留事梁主肅啓累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啓又令重於合
歡殿講周禮武帝以重經明行修乃遣宣納上士柳表致
書禮聘父敕襄州摠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
優厚保定末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鍾律天和
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乘門道士至者二千
餘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爲諸儒所推六
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

太子講論語建德末表請還梁武帝優詔不許重因
請乃許爲還小司門上士楊汪送之梁主蕭巋拜重散騎
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
隋文帝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
三司許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爲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
道經釋典無不通涉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
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
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傳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事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負書

從師於河西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
功累遷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孝武西遷
樊王二姓舉義爲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竝被害深
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
念繼母老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覓母得見因
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間習天文及算
曆之術後爲人所告囚送河東屬申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
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便得逃隱周文平河東贈保周南
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二司深歸葬其父負土成墳尋而丁
謹引爲府參軍事令在館授教子孫周文置學東館教諸

將子弟

爲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多引漢魏以來

諸家義

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背而譏之曰

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
不急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墮地損折支體終亦
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萬紐于氏天平二年遷縣伯中
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詔許之朝廷
有疑議常召問焉後以疾卒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舍雅
篆籀陰陽卜筮之書學雖博贍於辭辯故不爲當時所
稱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又撰七經異同三卷子義綱

熊安生傳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受三傳從房糾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捃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時西朝旣行周禮公知以下多習其業者宿疑頑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辯天和三年周旅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覩奧寧可汨其先後

留意當爲次第陳

之公正於是問所疑安生皆爲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還具言之於武帝帝大歛重之及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恠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戰况陛下冀行天罰乎帝又曰齊民賦役繁興竭人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爲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爲優帝大悅賜帛三百

匹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環金帶自餘什物稱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令隨駕入朝并敕所在供給至京敕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既學為儒宗常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寵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孝經義一卷竝行於世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為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履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履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浩鞭之道暉徐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漢

體復躡

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後李

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安生在山東時歲歲遊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謹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詐非理記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晒之

樂遜傳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於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

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擾之中猶志年餘子都督九

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守

令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繼舉

遜稱有牧人之才弼請留不遣魏廢帝二年周文召遜教

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

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周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

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竝束脩行弟

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直鎮蒲州

遜為直主簿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

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崇教方其二省

造作其三明選舉其四重戰伐其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

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弼畢公

賢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

純舉遜以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

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多蠻

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

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

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

道書院刊

授皇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爲露門博士二年進位
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爲汾陰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
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
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
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遜性柔謹寡交遊立身以忠信爲
本不自矜尚每在衆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
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
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竝可觀初周又有黎景熙以
古學顯

黎景熙傳

黎景熙字季明河間鄭人少以孝行聞於世曾祖疑魏太
武時以軍功賜爵容城縣男後爲燕郡守祖鎮父瓊並襲
爵季明少好讀書性強記默識而無應對之能其從祖廣
太武時尚書郎善古學常從吏部尚書清河崔宏受字義
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
與許氏有異又好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有書
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與范陽盧道源爲莫
逆交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爲威烈將軍孝武西遷季
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從軍稍遷黎陽郡
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時王

思政鎮潁川累使召李明留於內館月餘周文又徵之遂
入關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末拜著作佐
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
之而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
時是以一爲史官遂十年不調武成末遷外史下大夫保
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寮極言得失季明
上封事曰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璧
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黎庶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率
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子愛羣生覲禮百神猶
未豐洽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措失中當邀斯旱春
秋君舉必書動爲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
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人也
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時作南門勞人興役
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絕五
行傳以爲先是發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
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
土木之功動人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誠儻或可思
上天謹告改之則善今若息人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
降嘉穀有時則年登可覲子來非晚詩云人亦勞止迄可

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秋多雨水年復不登人將無覲如又荐飢爲慮更甚時豪富之家競爲奢麗季明又上書曰臣聞寬大所以兼覆慈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搖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乾御寓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甚自古至道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芻蕘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者元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六瘼同禹湯之罪己高宗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剋己節用慕質去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縠猶侈於豪富短褐未充於細人糟糠未厭於編戶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禮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矣昔漢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嘗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衰亂之後貞信未興宜先尊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鴻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人知德矣臣又聞之爲政之要在於選

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積新之譏
是以古之善爲政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
私愛簡才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才任當其用
六轡旣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人
知其化矣帝覽而嘉之時外史解字屢移未有定所季明
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帝王所寶此焉攸在自魏
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瞽猶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
敢冒奏陳特降中旨即遣脩營荏苒一周未知功力臣職
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解字方立天和二年進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又周文初屬天下分崩時
學術之士蓋寡故曲學末伎咸見引納至若異僞趙文深
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於世竝見收用

異僞傳

異僞字僧僞太原陽邑人也性沈謹善隸書特工模寫初
爲賀拔岳墨曹參軍岳被害周文引爲記室時周文志平
侯莫陳悅乃令僞僞爲魏帝敕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周
文討悅僞尋舊敕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周
文大悅費也頭見敕不以爲疑遂遣兵受周文節度大統
初封長安縣男從征弘農戰於沙苑進爵爲子累遷襄樂
郡守尋徵還教明帝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

行束脩之禮謂之謝章雋以書字所興起自蒼頡若同常俗未為合禮遂啓周文釋奠蒼頡及先聖先師除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湖州刺史靜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進爵為昌樂侯卒

趙文深傳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遐以醫術仕魏為尚藥典御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後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榜唯文深異雋而已大統十二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文帝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秘李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竝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及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榜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遷縣伯下大夫明帝令至江陵書影覆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為工梁王蕭答觀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靈寢等初成文深以題榜之功除趙興郡守文深雖居外任每須題榜輒復追之後以疾卒

辛彥之傳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補
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之
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北周文見而器之引
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朝貴多出
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
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
府儀同三司封五原郡公宣帝即位拜小宗
皇后彥之切諫由是忤旨免官隋文帝受禪
改封任城郡公進位開府歷國子祭酒禮部
監牛弘撰新禮帝嘗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

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後除隋
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惟彥之所貢並共祭之類上謂
朝臣曰八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
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
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
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
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謚曰宣彥之
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
經異義一部並行於世子孝舒仲龕並早有令譽

何妥傳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細脚胡通商人蜀遂家郫縣事
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妥少機
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
爲河水之河妥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
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
誦書左右時蘭陵蕭春亦有雋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
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姓西白楊何妥青楊蕭春其見美如
此江陵平入周仕爲太師博士宣帝初立五后問儒者辛
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敵匹敵齊尊不宜有五妥駭曰帝鑿四
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男文帝受禪

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妥一勁急有口才好
非人物納言蘇威嘗言於一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
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用川多爲上亦然之妥進曰蘇
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
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
文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
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妥因奏威不
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上八事以諫其一
一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枉則人服
舉枉錯直則人不服由此言之政之安危必慎所舉故進

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諂直
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
署之官人不之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
人於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
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
尤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
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
曰孔子云是祭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
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
榮顯猶如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
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
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訪察勿使朋黨路開感恩自任有
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
八凱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
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人甚少一人身上
乃兼數職爲是國無人也爲是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
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爲將卑
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呂望
傳說之能自負傅巖渭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
不多安斯寵任輕波權軸顛沛致蹙實此之由易曰鼎折

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
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其力則庶事康哉
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
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
矣如范威刻漏十載不成趙翊尺秤七年方決公孫濟迂
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廻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
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踪
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轡轡太史莫不用其短見
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
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思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

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職先嘗隱武功故妄言自負傳
巖渭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銜之二年威定考文學
妄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妄不慮無博士妄應聲曰無
蘇威亦何憂無執事於是與威有隙其後上令妄考定鍾
律妄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
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
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
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
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
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

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
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
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
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
始奏以文復亂以武脩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
聲以亂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
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為人君者謹審其
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
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
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

樂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
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千戚童子皆能舞
之能知樂者其惟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
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太師抱樂器以
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
擊壤樂在其閒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禘
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
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護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
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
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

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韶樂傳於秦漢高祖滅秦韶樂傳於漢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

二行及于孝文

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

樂亦武德舞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晉魏皆用古樂魏之三祖竝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郡傾蕩樂聲南度以是大備江東宋齊已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僞齊齊氏雖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耄頗皆記憶及東土克定樂人悉反問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舞竝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

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
亦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別
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
別敕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鞀
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歷數十年唯作大
呂廢黃鍾妥又以深垂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
從之俄而子蔚為祕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
悉禮漸薄六年出為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為
講說教授之又為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
遷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
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言每言夔之 帝下其議
羣臣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
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
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為國子祭酒卒官謚曰
蕭撰周易講疏三卷孝經義疏二卷莊子義疏四卷與沈
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
要一卷文集十卷竝行於世干時學士之自江南來者蕭
該包愷竝知名

蕭該傳

蕭該蘭陵人梁鄱陽王恢之孫少封攸侯荊州平與何妥

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貴

包愷傳

包愷字和樂東海人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及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遠近聚徒教授者數千人卒門人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傳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為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為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隋文帝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為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脩正樂章後復為太常博士未幾擢為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

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
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爲始
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
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爲不能測也尋奉
詔預脩令式文帝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
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曰臣聞竊窈淑女鍾鼓
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者於雅頌不得言無帝大悅仁
壽中卒官朝廷嗟惜焉贈賻甚厚贈負外散騎常侍

馬光傳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
書讖緯莫不畢覽尤以三禮爲儒者所宗隋開皇初徵山
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實任榮張買奴劉祖仁等
俱至竝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
廷不之貴也仕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
自云此書若奏必爲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竟坐
誅孔籠張買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亡唯光獨存嘗因釋
奠帝親幸國子學王公已下畢集光升坐講禮啓發章門
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
雖辭非俊辯而禮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
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

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以疾卒于家

劉焯傳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沉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嘗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平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隋開皇中刺史趙嘏引為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脩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

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為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元善博士蕭詒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躋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為飛章所謗除名於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為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奧

四百八
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竝行於世劉炫聰明博
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
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
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
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
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
加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
儒脩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品卑
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
胄玄多不同被駁不用卒劉炫爲之請謚朝廷不許

劉炫傳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
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
與爲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
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弼召爲戶曹從事後刺史
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隋開皇中奉敕與著作郎
王劭同脩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詔諸術者脩天
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
之炫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
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

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
等注凡十三家雜義有精粗竝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
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
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
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
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
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
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爲務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旣至京師
敕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秀大怒枷送益州旣而配爲帳
內每使執仗爲門衛俄而釋之典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
居爲筮塗以自寄及秀廢與諸儒脩定五禮授旅驛尉吏
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絕傍莽大夫降一等今之
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
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
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
宗子雖踈遠猶服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
才升不限嫡庶與古旣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
若或降之人道之踈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
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
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不納時國家殷盛皆

以遼東為意炫以為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
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尅炫言方驗煬帝即位牛
弘引炫脩律令始文帝時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
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吏
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為不可弘竟從
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稟皆發於炫弘嘗問炫案周禮
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陪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
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
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勘覆鍛鍊若其
不家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

之此之相懸也事煩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
吏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
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
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
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
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一也省官
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
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
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敕追詣
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時盜賊蜂起穀

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
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白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
長鄭康成等皆自叙徽美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進貽
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
死朝露竟埋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
喘薄言肯臆貽及行邁傳之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
志耳余從縮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捶撻未
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榘楚弗之及暨年敦叙邦族交結
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及耆艾
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以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

多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深恨有一性本愚
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廁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
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
間沈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
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而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
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宸眷以此日日殿每升天府齊
鑣驥比翼鴻鴻整紬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
輔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
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
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事爲貴其幸四也仰

四〇九
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騁墳典釐改僻謬脩撰始畢事業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衝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賊盜哀炫窮乏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為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好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醜由是宦途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筭術一卷并所著文集竝行於世時儒學之士又有褚暉顧彪魯世達張沖王孝籍竝知名

褚暉傳

褚暉字高明吳郡人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暉辯博無能屈者由是擢為太學博士撰疏一百卷

顧彪傳

顧彪字仲文餘杭人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祕書學士撰

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行於世

魯世達傳

魯世達餘杭人煬帝時爲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行於世

張沖傳

張沖字叔玄吳郡人仕陳爲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王孝籍傳

王孝籍平原人少好學博覽羣言遍習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祕書助王劭脩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不免輸稅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瘡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感況懷抱之內冰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齧舌緘脣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涸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綿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跌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

枝沒於深泉之厓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
賞不霑膏賁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
產加以慈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遠齧臂為
期前途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傾對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
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
石營覓且散恐筮予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玉
稽所以致言應侯為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
子野未嘗聞離朱所未見久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
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
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
而逢不萬一小人所以為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
衡之柄反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明尚書不取也昔
荆玉未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
地有能用之資憎耳目之明無首足之戚憚而不為孰知
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
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
簡屬離憂之詞託志於前脩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
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為累小人
之罪方且未刑願少加憐愍留心無忽弘亦知其學業而
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為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遭

亂零落

論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然遠惟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多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諭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見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至若劉焯德冠搢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一人而已劉炫學貫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雜探曠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竝時不我與餒棄溝壑斯乃子夏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孝籍徒離騷其文尚何救也

列傳第七十

北史八十二

聶

則遷



